

访谈

雷建德与《西厢记》的铿锵五十年

□记者 王捷

今年10月，两部与古典名著《西厢记》相关的著作引起专家学者和读者广泛关注——由线装书局出版，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、文博书画院院长胡冰题词并作序的《数字媒介倾情西厢记》；收录国内外发表的50篇《西厢记》相关论文，经过三审即将付梓的《西厢记研究创作传播文论集锦》。这两部作品的背后，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——雷建德。这个名字的背后，是一段跨越51年的文化苦旅，是一个人与一部古典名著的深情对话。

黄河岸畔点燃文学火种

时间回溯到1974年。年轻的雷建德先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后是山西永济电力系统的一名工人。永济，正是《西厢记》故事原型“普救寺”的所在地。工作之余，他常漫步于中条山下、黄河岸畔，仰望那座矗立千年的古刹。

一次偶然机缘，他读到王实甫的元杂剧《西厢记》。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呐喊，张生的至诚、莺莺的勇敢、红娘的机敏，与脚下这片厚重土地的传说交织，在他心中点燃了一团火焰。“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的爱情故事，光彩却被历史的尘埃遮掩？”这个疑问，成了他此后51年追寻的起点。

从那时起，收集《西厢记》相关资料，成了他最大的乐趣。戏曲唱本、民间剪纸、泥塑石雕、神话传说、学术论文，甚至一片残破的碑拓，他都视若珍宝。这是一个文化原乡者发自血脉的自觉。

让“西厢学”破土而出

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也为雷建德的“西厢梦”带来了契机。他不再满足于个人收藏，而是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与再创作。20世纪80年代，他编撰的《西厢轶事民间故事》《西厢记电视故事》《白话西



▲雷建德工作室集锦的《西厢记》珍品入选5国邮册

厢记章回小说》等《西厢记》系列丛书陆续问世。这些著作以翔实的史料和通俗的笔法，在学术界与读者中架起一座文化桥梁。他像一位考古学家，将散落在历史角落的“西厢”碎片——拾起、拼接、擦拭、重探，让其重现完整光谱。

他的研究，带着泥土的芬芳。永济及周边数十个村庄都有他的足迹，只为记录老人口中关于张生、崔莺莺的民间传说，让书斋里的“经典”与民间的“活态”传承相互印证，也让《西厢记》从一部古典文学名著，回归为一片土地上鲜活的文化记忆。

他还与朋友联合创作了《西厢记》民族交响乐、《西厢轶事》连环画和《西厢记与普救寺》旅游电视专题片等文艺作品。教授王季思盛赞其“突破原著局限”，专家吴晓铃评价其作品“雅俗共赏”，田中谦二、伊维德等国外名家在其著作上签名鼓励。学界的认可与读者的喜爱，成为他前行的最大动力。

带领“西厢”走向全球

如果说前30年是“向内深耕”，那么步入21世纪后，雷建德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——让《西厢记》成为与《罗密

欧与朱丽叶》比肩的世界级爱情文化IP。

无疑，这条路充满艰辛。他自费奔走，利用一切机会向海外推介《西厢记》：2017年，《西厢记》邮票登陆法国巴黎；2018年，他应邀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国际儒商论坛讲授《西厢记逸闻趣事》；2022年，《西厢记》古今中外珍品彩图亮相世界“风帆之都”奥克兰；2024年，其研究成果3次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；2025年，“雷·西厢”入选英国《世界里中国》画册，被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、英国皇家美术学院、苏富比艺术学院等世界名校图书馆永久珍藏，西厢记珍品入选《故宫百年·国之大家》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马来西亚、韩国5国邮册……他还策划并参与了多次国际文化交流活动，将《西厢记》的戏曲、书画、学术成果等，带到了法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等60个国家。

作为“永济普救寺文化顾问”，雷建德更是这座古寺乃至整个永济“爱情圣地”文化的总设计师。他倾力推动“世界情侣月”和“西厢记爱情文化节”落地，让普救寺从寂静古迹，变成天下有情人向往的朝圣地。在他看来，莺莺塔下的“普救蟾声”，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，而是穿越时空为爱情鼓掌的回响。

在数字世界重建“西厢”

当时代的车轮驶入数字科技的快车道，已过花甲之年的雷建德，紧跟时代脚步，成为一个大胆的“寻梦者”。

2013年，他决定打造“网络版《西厢记》”。他组建团队，创建了全球首家《西厢记》文化专题网站，用图文、音频、视频构筑线上西厢文化博物馆，人民网、新华社、中国新闻社及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日报》等数十家媒体予以重点报道。

此外，他进一步构思并创建了中国元宇宙“雷·西厢数字纪念馆”“西厢记珍品艺术馆”，用VR、AR技术让张生和莺莺在虚拟世界里“重生”，让全球观众都能“沉浸式”体验那段待月西厢的浪漫传奇。这份对前沿科技的探索，是一位古稀老人对青春与爱情最鲜活的诠释。

一个人与“西厢”的深情对话

51年，弹指一挥间。其间，雷建德的身份从电力行业的工人、秘书、记者，变成了学者、作家、文化策划人、数字开拓者。无论身份如何变幻，他“西厢人”的内核始终未变。

他的这51年，可以说是他的个人文化史，恰好与传统文化从失落到回归再到复兴的时代轨迹同频共振。他不是埋首故纸堆的学究，而是文化的践行者与布道者——从黄河岸边的普救寺出发，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，又从现实古迹，构建出虚拟的永恒西厢。他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是“文化坚守”，什么是“让文物说话，让历史说话，让文化说话”。

如今，漫步普救寺，聆听“普救蟾声”，或点开网络上的西厢文化博物馆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元稹、董解元、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，更是雷建德用生命与其对话的“活着的《西厢记》”。他让古老爱情在新时代绽放出跨越国界、穿越介质的不朽芳华，书写了一个人与一部书的独特传奇。

文苑咀华

司马光的墓志铭

□李思虎

元祐元年(1086年)10月11日，司马光病逝，范镇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他撰写了墓志铭。

范镇(1007年~1088年)，字景仁，华阳(今四川成都)人，北宋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，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举进士第一，以直言敢谏闻名，生平不信佛事，后为翰林学士，与欧阳修、宋祁共修《新唐书》，晚年曾出使辽国。在政治上，他支持司马光，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劾青苗法扰民，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。其谥忠文，赠右金紫光禄大夫。

墓志铭文兹录如下：

公讳光，字君实。自儿童凜然如成人。至既没，其家得遗奏八纸，上之皆手札当世要务。

翰林学士苏轼状公如此，盖直记其事，且镇所目击，足以示后世者。镇与公出处交游，四十余年如一日。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，事必稽古而行之，动容周旋，无不在礼。尝自号为“迂叟”，而亲为隶书，以抵镇曰：“迂叟之事亲，无以逾人，能不欺而已矣。事君亦然。”今观公得志，泽加于民，天下所以期公者，岂止不欺而已哉？且约镇生而互为之传，后死者当作铭。公则为镇传也，镇未及为而公

薨。呜呼，镇老矣，不意为公铭也。铭曰：于穆安平，有魏忠臣。更六百年，有其元孙。元孙温公，前人是似。率其诚心，以佐天子。天子圣明，四海一心。有从有违，咸卒用公。公之显用，自我神考。命于西枢，曰予耆老。公言如经，其或不然。帝独贤公，欲使并存。公退如避，归居洛师。帝徐思之，既克知之。知而不以，以遗圣子。惟我圣子，协德神母。人事尽矣，天命顺矣。如川之回，如冰之开。或蹈其机，岂人也哉。公亦不知，曰是惟天。二圣临我，如山如渊。公惟相之，亦何所为。惟天是因，惟民是师。事既粗定，公亦不留。龙袞蝉冠，归于其丘。公之在朝，布衣脱粟。惟其为善，惟日不足。生既不有，死亦何失。

四方颂之，岂惟兹石。

一志一铭大意如下：

先生名光，字君实。他从孩童时期起，神态庄重严肃，就像成年人一样。等到他去世后，家人整理出8张他留下的奏疏，呈交给朝廷，这些都是他亲书写的，关乎当时国家重要事务的文稿。

翰林学士苏轼撰《司马温公行状》，都是直接记录事实，而且也是我(范镇)亲眼所见、足以流传后世的内容。我与先生仕途进退、交往相处，40多年来始终如一。先生无论在家中还是在朝堂上，行事风格始终一致，凡事必定查考古制再施行，言行举止、应酬交往，没有一处不合

乎礼仪。他曾自号“迂叟”，还亲自用隶书写信给我说：“迂叟侍奉父母，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，不过是能做到不欺骗罢了。侍奉君主，也是如此。”如今看先生当权执政时，恩惠遍及百姓，天下人对他的赞许，哪里仅仅是“不欺骗”而已呢？况且先生曾与我约定，我们在世时要互相为对方撰写传记，去世较晚的人负责撰写墓志铭。后来先生先为我写了传记，可我还来不及为他撰写，先生就去世了。唉，我已经老了，从未想过最终会为先生撰写墓志铭。铭文如下：

温公的先祖曾是魏朝的忠臣(曹魏至西晋初年的重臣司马孚，曾被封为安平王，至死以魏臣自称)。时隔600年，他的远孙温公诞生，他与先祖的德行何其相似。他怀着一颗赤诚之心，辅佐天子治理天下。

天子英明睿智，四海之内万众一心。朝中意见或有顺从、或有违背，最终都采纳了温公的主张。温公得以重用，始于神宗皇帝。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，称他是国家的老成贤达。温公的言论如同经典般无可辩驳，即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，皇上依然独独赏识温公，想让不同主张并存互补。

温公却主动引退避让，回到洛阳居住。神宗皇帝后来慢慢思索，终于彻底明白温公的深意。虽已明白却未能完全任用，最终将温公的贤能留给了圣子(指宋

哲宗)。我们的圣子，与贤德的圣母(指高太后)同心同德，人事尽善尽美，天命顺应民心，国事的转变，如同江河回旋、坚冰消融，顺势而为。或许是恰逢其时、契合机遇，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强求的吗？

温公自己也并不居功，只说这都是天意。两位圣人(哲宗与高太后)临朝执政，如山岳般稳重、如深渊般深邃。温公辅佐朝政，又做了些什么呢？不过是顺应天意、以百姓为师罢了。天下大事大致安定后，温公便不再留恋官位，脱下帝王所赐的龙袍、摘下高官的蝉冠，魂归故里。

温公在朝为官时，身着粗布衣裳、吃着糙米饭，一心只考虑国家大事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他生前不贪图私利，死后又有什么损失呢？天下四方都在称颂他的功德，这份荣耀与赞誉哪里是一块墓碑可以承载的呀！

众所周知，司马光一生的言行堪称儒家士大夫的典范，范镇与他志趣相投，感情甚笃。熙宁四年(1071年)，范镇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官，司马光还愤然上书为其鸣不平。在《司马文正光墓志铭》一文中，范镇深情地追忆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友谊，盛赞司马光忠君报国、济世爱民、节俭自律、勤勉敬业的高风亮节，千百年后的今天，捧读这样文采斐然、情真意切的墓志铭文，仍然令人动容。